

故宮
珍藁
本
刊

故宮博物院編

海南出版社

八代文鈔百家小集

第八冊 共八冊

故宮珍本叢刊第 617 冊元明詩文總集

故宮博物院編

新鑄八代文鈔百家小集

第八冊(共八冊)

海南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箋註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宋)周弼選;(元)釋圓至注。—影印本。—海口:
海南出版社,2000.10

(故宮珍本叢刊)

本書與“歷朝應制詩選/(明)吳汶等輯”共9種書合訂

ISBN 7-80645-749-6

I. 箋… II. ①周…②釋… III. 文學—作品綜合集—中國—古代 IV. 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1999)第 68758 號

故宮珍本叢刊第 617 冊

元明詩文總集

新鐫八代文鈔百家小集

第八冊(共八冊)

故宮博物院編

責任編輯:李升召

*

海南出版社出版發行

海南省海口市金盤開發區建設三橫路 2 號 郵政編碼:570216

湖南省新華印刷三廠印刷

湖南省長沙市韶山路 158 號 郵政編碼:410004

本書正文用紙由金城造紙(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生產

*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23 印數:1-400 冊

ISBN 7-80645-749-6/Z·27

定價:1860 元(元明詩文總集 10 種共 12 冊)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方面問題請與我社或承印廠聯係
我社為本書每冊(種)書新編的目錄均置於每冊書末

明四川道嚴君墓誌銘

左輔王維楨

監察御史嚴君者朝邑人也名天祥字叔善以所居望仙觀在洛渭二水之間因號雙洲嘗稱以為人能脩潔其躬比于洛渭斯可語士矣以故嚴君脩謹平生無滂節辱行觸然若處子云嚴君中嘉靖甲辰科進士除為江西絳縣知縣既三年徵去一錢不著于身去之日父老遮道攀留者以千數嚴君持法不假借常約束吏胥竟嚴君去兢兢不敢縱以此百姓戀

嚴君墓誌銘

一

之已酉選為四川道監察御史居三月嚴君忽鬱鬱不樂或問嚴君曰君官御史何不樂也嚴君應曰官御史可樂今且責我以能官樂乎吾亦有所覽觀思慮夫鸞鳳鷹鸇各有所稱皆著其能吾將奈何是以弗樂也久之嚴君病嚴君父曰堯黼號直庵母李氏弟天祐舉人嚴君生而孝友六七歲李嘗病罷食嚴君跪而進食不食輒泣食乃起一日天祐病嚴君身奉湯藥夜三起問之惟恐其弗聞也嚴君病在京師直庵公聞乃跨馬馳來視病留天祐事其母李是時

六月大暑嚴君相見泣曰噫翁何觸熱為也見病固

無害殆傳者誤翁耳尋問母李及弟天祐語刺刺惻惻淚數行下移時不止直庵公居月餘而嚴君病少間歸既歸乃復遣天祐來視而嚴君病忽劇遂卒天祐不及訣才數日耳天祐撫棺慟哭曰嗟天乎吾兄何負而遽令至此乎嚴君配曹氏無子有二女皆幼皆隨居京師天祐乃扶輓載嫂若女俱還以庚戌三月十日葬嚴君於望仙觀之東從親新兆也其後一歲餘曹氏坐哀毀亦卒天祐啓其窆與嚴君合焉初

嚴君墓誌銘

二

嚴君且卒也曹氏提一女伏牀哭嚴君亦哭有頃誠勿哭徐言曰吾視吾弟厚吾弟視我又甚謹必不令若等無依也吾死而還骨於家其告父母以天祐之次子允恭為吾子立之於是直庵公竟與立如嚴君嚴君舉進士時余識嚴君於稠叟中敬之既嚴君為御史病卒余與長安人王給諫子臬偕視棺殮哭之成禮然後去已而天祐至遂請王給諫狀其兄之行携而同乘吾門乞銘倉卒不能應去越三年而余遷官南都便道還華下天祐渡渭造請者三泣曰先兄

所不瞑目於泉下者獨埃先生一言耳幸以慰死者而絳縣人又言嚴君方在絳縣時恒以役至夏縣道經傅說祠側嚴君必入拜徘徊瞻望顧有曠世相感之思焉一日復過屬有急不得入拜憇其側短亭中坐見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傅丞相要公嚴君謝不往顧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實無所見以為嚴君作鬼語然不敢詰第應曰食使者矣嚴君乃語二青衣還報傅公異日者埃我為御史乃往矣言訖就寢頃之寤呼左右大驚汗出述夢中事左右白云自未寢

嚴君墓誌銘

三

時有之非憂也嚴君默然誠左右勿泄卒而從行者始傳其事由是觀之嚴君甫為御史輒鬱鬱不樂者蓋斯念哉彼其稱憂不能官者托說也嚴君生正德甲戌十二月十六日卒嘉靖己酉十一月十九日年方三十六耳女一許字樊氏一又夭蓋重可傷悼焉乃為之銘曰

人生而良惟神亦慕翼翼嚴君傳要干路傳跨箕尾嚴乘烟霧翱翔九虛以遊以娛彼衆弗知嘆息驚顧杞梓俄摧驛驢窘步我解以文刻置新墓有來觀者

茲石可籍

嚴君墓誌銘

李于鱗文抄

選唐詩序

青州府誌序

蒲圻黃生詩集序

送王中丞督理河道序

贈王元美按察青州序

送汝南太守徐子與序

送王元美序

送蘄子魯出守潁州序

李于鱗

送中丞陳公撫填河西序

賀大中丞孟公生子序

送楊王伯序

送宋簿字序

邢母朱太恭人序

許母張太孺人序

御史朱公遺愛引

劉公樂峴亭記

重修肥城縣孝里舖記

太華山記

介石書院子游祠堂記

青州兵備副使王君顏神碑記

王氏存筭稿跋

李淑人大節解

擬秦昭王遺齊潛王書

與王元美書

又與元美書

與宗子相書

李于鱗

與戚元戎書

與許殿卿書

與俞仲蔚書

答子與書

報劉都督書

問華涓諸生策

長與徐公敬之傳

王中丞廷小傳

錢塘節婦凌太安人傳贊

太學生聶君以茹墓誌銘

汪次公暨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處士龔公墓誌銘

孟宜人墓誌銘

封太安人潘母趙氏墓誌銘

將仕郎趙君墓誌銘

徐給事中墓表

亡妻徐恭人狀

李于鱗

八

三

選唐詩序

濟南李攀龍

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彊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至如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卽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律排律諸家槩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卽子美篇什雖衆憤焉自放矣作者選唐詩序

八

一

峭甚

自苦亦惟天實生才不盡後之君子乃茲集以盡唐詩而唐詩盡於此

青州府誌序

濟南李攀龍

夫志也者志也。方志是事而已。欲善之。以有所取義。作者之志也。青州為郡。其事則詩書周禮春秋國語史記管晏諸書。君子得以識其大者。其取義則所謂有能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矣。鳩氏趨矣。先王疆理天下。尚父方就國而萊人爭營丘。罷侯置守。分領并隸。不常所治。何以按籍如指諸掌。作二十有二圖。與沿革表。爰始。賜履。自天子命田。

青州府誌序

和請立。挾濁澤之遇。漢諸王子廢絕半之。迄今親賢隱惟藩屏有司。庶長更至迭謝。與高國世卿異矣。鄉舉里選。明經射策之制與焉。作封建職官選舉表。葵惑守虛。釋冤振老。龍闕馬山之陽。乃詭天是使。比論行事。不遠明威。作星野災祥志。海岱維青州。鎮曰沂山。淄澗流惡。安得決濩洛之水。汁肥自穢。而放于聊。瑯。比先王觀太公報政。禮從其俗。寬緩闢達。繇之平易。中具五民。而地重難動。播六十牧豕。固陋性成。方願罷西南夷。不置滄海郡。安得布被為。而日齊人多。

許也。今自見采金煮海之徒。不可動搖。不知我無以

制其命。乃惟其俗之異。作山川風俗志。雞鳴犬吠。穀擊肩摩。然陰雍長城暨池龍夏。二分之一。非穀所生。克服其政。亦既富強。絲蠶于燕。牧馬于魯。南多山谷。登降之萌。上斷輪軸。下采枵粟。其餘鹽繒。海物雜錯。戶登則田治。賦平則產息。三者相成。以官山海。即升葵丘。壯冠裳之會。入石室。探文字之原。賢者亦有此樂矣。作戶口田賦物產古蹟志。著定而官。君子所由以基命。寧一而出政治之位。中國授室。群萃州處。以

青州府誌序

就開燕。言必敬義。有社稷焉。祝史薦信。堯之五吏。安用鯢脯。靈山河伯。無所為禱。作官署學校祀典志。昔稱節制技擊。為之不教而戰。安謂怯于衆鬪。卻流雖數萬騎。亦由人自為戰。議者謂顏神可城。而不可規。為縣蓋以官具。則民匱。而險不為用。穆陵之勝。是稱四塞。閔以稱兵。足備他盜。桓為游士。奉之車馬。國家一統。承流載道。察民疾苦。使者相望。疲于奔命。置郵如綫。作兵防城池。關梁驛傳志。掩背塞塗。振革懷里。槍焉示睦。龍夏以比。至于濞莊門山之祠。奚用牢

笑為哉。觀孟嘗君之泫然于雍門。周斯逼城而裝者。未為失之。逢于何相。心路寢。五丈夫見夢。梧丘。蓋已慘于堙微。發掘之患矣。齊魏之季。實崇佛老。有屹其棲。伺我失道。作鄉社。陵墓寺觀。志嬰之知景公。不能用仲尼。猶仲尼之知嬰。不能使景公用已。尼谿天沮。不遇非人。雜諸侯享國。從治以長。大哉制辭。籠靈篤叙。九合一匡。不可繼矣。自餘取節。槩于吏體。士生其間。卓稱達材。左司馬伯公中大夫王邑。富強之佐。蓋姑置焉。而况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作聖賢封建各臣。

青州府誌序入

三

宦績人物傳。相勸以趨義。忠臣所難。有激而累親。孝子之過。自公冶長受業。身通田。轅伏鄭。代為大儒。源本六經。家傳人授。終始大聖之篇。號為閎大。王父嚴安。上書言事。感動人主。穰苴孫武。至今言兵法者宗焉。鍾離業。陽助王息。養程本。寄食海濱。浪子午載書三百。作忠義孝友。儒林文學武功。隱逸僑寓傳。俠無義。則豪輕。季次故齊人。而後之言俠者。置之。狐咥于狄。氣足鼓衆。士有私伍。同袍之役。乃過謂之隱憂。務摧剪其豪。卒然按籍。無怪其恫疑引避也。作卓行傳。

治不越閭。有脫珥之后。亦有鷄鳴之夫人。比宮嬰兒。何為不朝。大國問焉。守數精明。倉公可謂近之矣。郎生望氣。能亦各有所長。氣同跡異。各以其極。聖哲之變。仙釋間出。作列女。方技。仙釋傳。均之進德。勸一懲二。城南大夫。自取杜滅。梁丘柏。騫過而能悛。是從末減。崔慶之惡。失之履霜。作外傳。倉頡篇起。自上世金匱。藏于王府。惜韶樂無章。不得其亂。羽翼經術。具列傳義。君子有道。懸之間。食魚乘馬。紀有丹書。無抹于三。文學天性。後之作者。彬彬乎。幽以明為形。怪以常。

青州府誌序入

四

為體。精氣相挾。假合為物。情則然耳。君子存之。作藝文遺文雜志。凡一十有八卷。為月四十有三。備矣。善是之具。于人事。蓋獨詳焉。若曰非徒以存文獻而已。屬之其人。取義具在。後之覽者。神而明之。此秦柱二公之志。郡諸君子。賢士大夫之相與。以有成者也。有能。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是為序。

蒲圻黃生詩集序

濟南李攀龍

余觀黃生所為詩其困於賢良文學自傷不遇而不得其說而將以逸民遺老自解於斯世而非其所安而遂取裁於宗工鉅匠以有事其間而欲之者乎何辭之屢遷而氣變也拙或合之工或離之微不容髮其失豈埃其著哉故里巷之謠非緣經術招隱之篇無涉玄旨義各於其所至是詩之為教也魏順甫曰生嘗以所為詩者屬余歸而求之則既已削所為諸

黃生詩集序

一

生時藁矣乃十餘年又以屬余歸而求之又削其藁以就今所為詩也然則順甫使之有所不得有所不安也有所不得有所不安而後有以欲之是為詩之教也故經術所以立雅而動不能不趨於風玄旨所以養恬而發不能不趨於俊斯生之辭屢遷而氣變者邪君子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即令生百不得百不安而非其所欲於順甫而有今所為詩乎哉蓋自屈宋之相師友而楚人為詩由來遠矣獨異夫棲棲不遇而徘徊以自解以求所欲焉是為可以怨而猶

之楚人之聲而已

黃生詩集序

二

送王中丞督理河道序

濟南李攀龍

今天下御史中丞自臺中出開府者無慮數十所矣越在四境非北事胡卽南絀越其不事胡絀於越者宗人大藩仰給縣官橫不可治不則盜賊亡賴依阻山澤弄兵自喜不則挾持左道動搖衆心不知所爲此視之胡若越未亂而有其形矣而公方且督淮揚以北四部刺史大司空水部七使者行治河則天子璧馬寔式靈之灑河吏卒無伐買薪石之費大興督理河道序

人徒之勞由淮揚以北數千里漕具如故江南數十郡之芻粟日銜臚而至也不北事胡而南絀越無宗人大藩仰給之擾盜賊弄兵之憂左道動搖不知所爲之慮歲滿且拱手遷去矣無已而欲有所爲則有餘以浸漑上潰其防令百姓引水饗其利不可也使數千里多就渠用注填闕之水漑澤鹵之地自疏水力雖使爲沃野猶之陸漕不可也使民芟牧其棄地而聽其所爲自弛其禁濬而不洩則曲陣川以逆水勢雖有少府稍入不可也三者以利民然且不可公

雖不拱手遷去不能矣余入關中蓋聞公嘗分泉瀆水上備它盜得商洛山巨寇黃守矩者數十人格殺之及見公坐計陝以酒緣邊四大中丞幕府軍士事胡者歲數百萬轉相餉也是年虜大入上郡以軍士食給亡所掠去又及見公與右吏大梁李君計宗人在朝那占種民田不爲輸租縣官者殆萬頃議請上以其所不輸租筭如祿使自入因著爲籍得田萬頃云此以事胡越而填撫宗藩虞盜賊不知所爲者之變何不可者而以公督治河固以爲自臺中出開府督理河道序

者猶之有人哉唯是天子作新明堂而治明年春屬受計之期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蓋執玉帛者萬國焉掄才使者乘傳出西南夷得因巴蜀吏幣物致其君長而喻以天子德意使下所伐材木杉枏豫章鬱結輪囷長者竟數畝大者蔽兕象其液如凝膏其理如憂石楛楛疆疆由瞿唐而望荆門蕩若垂天之雲被江流而下也明堂工師操繩墨而南望天子日夜思咏斯干之雅誠下詔切責掄才使者公豈可謂非吾所敢知由淮揚以北數千里秋水豈多有

所休息於汗澤，令可導為漕者乎？游波有皓肝而難常流者乎？隄防有潰寫不厚蓄者乎？何以令水方相積負大而不膠，使杉柁豫章猶之杭輩者乎？四部刺史司空七使者奉職行水以為非公不可爾，公豈能為先尚書禮奉使馬湖時杉柁自行，公所能為者有，何可行杉柁而已，是非公可拱手遷去時也。

督理河道序入

五

贈王元美按察青州序

濟南李攀龍

元美所為守尚書郎九歲當遷者，再輒報罷，則貴人側目矣。亡何稱治獄使者，北察燕趙諸郡，居十月而竣事，且入致命于天子，乃遷按察副使奉。歷書治青州部兵事焉。攀龍曰：青州故四塞國也，今其民豈猶無不吹竽鼓瑟鬪雞走犬六博蹋鞠者乎？臨淄之途豈猶無不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幃舉袂成幕者乎？有之然利不在上也。管夷吾用齊而罷士無伍，按察青州序入。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家，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斯禦戎翟衛中夏成九合一匡之功，而諸侯皆得以鞭箠使矣。今其民見以為無不吹竽鼓瑟鬪雞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然暴子弟亡賴少年，爾不采金于山，即煮鹽于海矣。輕扞厲禁，恣睢辟倪，往往內交亡命，傾身為急仇家，不解白亦以視與其逮于法也，不如聽于豪，是大亂之形日具，而有司者所不知，即為有司者所知，微欲持其陰事，吾恐發在左右之後也。由是申滑以下，猶姑逋逃，佯以示遜殺，有司

之怒。而其大者不挾衆負固。卽自詣臺對。有司者不問矣。有司者問之。奈何卒能以其黨令自攻。今年一長吏明年一長吏。又奈何卒能令有司者不問也。三尋之矛。惟敵是求。振臂一呼。超距十丈。引而更卻。如曳風雨。其搏祕如組。亦如掉螭。其盤鋒如輪。亦如積環。堵牆而進。矢疾不得加劍。銛不接不竣。尺符捷于烽火。三尋之之。矛若鄧林矣。然則日臨淄之塗車。擊人肩摩連衽成幃。舉袂成幕者。豪爲政也。縣官豈有賴焉。王于興師。則占籍自偷。不著同袍之義。有

按察青州序八

二

司者一一治賦。卽又狡憤而起。坐索輜重。裝糧于索。人歲不壓百緡。高炷徵戍。攫市以行。漁陽之野。何多韎韐。韐之附注。君子也。三尋之矛。十五相構。傳以章幟。寢處其間。釋冰而游。爰喪其馬。不知獵狃受服。天子之鐘鼓。寔式靈之。汝何多之。有柞浦之役。有君子六千人。鳥夷僞遁。委以禦貨。覆者三千人矣。有司者初亦惟以汝爲功。又不佞以勤縣官。而怯于公戰。卽有豪寔。應且憎。以慚我有司。我有司。豈願有問也。語曰。齡之若月。靡之若熟。元美若能使臨淄之民無不

吹竽鼓瑟。鬪雞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而又無采金于山。煮鹽于海。是匹夫不善可得而誅也。何辭之與。有若是采金于山。煮鹽于海也。尚將使其爲善乎。鄉也。無以異爲善乎。家以爲罷士伍。而輕杆厲禁。恣睢辟倪。豪大者其未可遽問也。元美其從堂視室。左右將自復。若曰爲勞幾何。而歲且緡食縣官。而必置之。則是使暴子弟。亡賴少年。登瑯琊之丘。北嚮而嘆也。其若徵戍以勤。天子何可以春炷高枕自媮快也。夾谷之會。魯行相事者誰哉。元美其才一日可鞭箠

按察青州序八

三

使青州矣。何可使寇令也。不然元美且喜自用焉。某安能知之。某所以知者。元美有績。以間執諸貴人。繫不食。夫我者爾。雖似聱牙。可藥膚立。

送汝南太守徐子與序

濟南李攀龍

漢所謂良二千石者政平訟理庶民忘歎息愁恨之心也卽黃次翁爲潁川宣布詔令令民皆知上意而寬和爲名龔少卿爲渤海悉罷逐捕盜賊吏非使勝之將安之也而已各稱天下治行第一矣乃今良二千石猶難之每坐以爲不可及何哉豈無智能用於政雖摘藻如春華何益於殿最世務粗粝所居廢

送徐子與序

亂安在其以經術潤飾吏事也超然自以爲一輩而幸我之敗以甘心則何用我二三兄弟爲矣往者元美以璽書按察青州諸軍事所部亡命采山煮海之徒長矛距踊之士翕然解散使有司無復沈命坐累之憂子相叅議閩中身在圍城談笑却虜因計借博士弟子員條上禦倭策宰相至讀不能置卽有謁閩中諸軍事者未嘗不曰此策具是矣明卿三黜在去就之間所居稱平似潔似辱我二三兄弟豈爲不効哉毋論君子自好視人太輕始責務盡卒抵以陷

而務不相能卽上之臺中省中若建藩陳臬諸執事下之丞尉功曹若縣令長無不相待以爲治而相適以有成此霸所以毋失賢者意而遂願得一切便宜從事也今之良二千石有則不近利害視勢取附巧爲繫援使游聲譽無米鹽之功而竊高第之賞不則昏昏無辯吏緣爲姦乏提衡之術而病神明之稱上陵之不悛下嘗之不報有則迂闊聖化鹵莽勸課欲治之急還復廢亂危加之愀焉輕省之藐焉過聽偏昵躁不自持雖有喜功趨事之心而無從善闕疑之

送徐子與序

度不則牽於猜忌馭於嫌疑佯示其求諫之迹而惟恐聽之則彼因以藉資微見其親仁之名而惟恐聽之則彼因以賣重若存若亡使長者自沮而利其疏似禮似倨使故舊自遺而坐之怨不知一人聽而萬夫緘口智者不敢也非所昵而姑受其任義者不爲也披綸錯餌迎而吸之不可以得魴而長者遠矣因緣其意而與其私猶之暴不公之心於國人也而故舊駭矣然則有所陳對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非無智能用非其數而節度淺深適至是而止因坐以二

子爲不可及耳今由王生所教戒觀之文辭豈可少

乎次翁爲吏自喜卽經術亡益安用從獄中受書矣

子與今爲汝南何異汀州時文辭經術誠亡當於今

之君子然業已爲之我二三兄弟所持以厭人之幸

我者是在是而何可使人更謂子與曰太守甚苦書策

稠濁吏事旁午經術文辭一切無恙乎子與旣無是

四者用非其數而又以厭人之幸我豈爲不効哉

余猶識在鉅鹿時子與與元美輒責治鉅鹿狀曰無

以國人慮同舍也子相謂余卽上績書考功乃鉅鹿

送徐子與序

三

太守以殿聞我何以私故人明卿亦謂假令朝廷祿

問上計吏爾條對失 上意在後叩頭謝我以給事

中臨飭左右又何忍見爾於此鉅鹿畿輔也余才出

子與下甚遠卽無是二三兄弟左提右挈子與何患

焉余旣上計子與與元美輩數過勞我何爲也行治

獄使者與明卿信宿我境上何爲也元美繼至一日

致讞三日致飲曰太守何得囹圄如此此子與所知

又何爲也凡以退而考察所行不欲有名實不相應

耳今豈敢言報子與亦謂子與有意於二三兄弟者

如此矣

送徐子與序

四

送王元美序

濟南李攀龍

以予觀於文章國朝作者無慮十數家稱於世即北地李獻吉輩其人也視古脩辭寧失諸理今之文章如晉江昆陵二三君子豈不亦家傳戶誦而持論太過動傷氣格憚於脩辭理勝相掩彼豈以左丘明所載為皆儻之語而司馬遷叙事不近人情乎故同一意一事而結撰迥殊者才有所至不至也後生學士乃唯衆耳是寄至不能自發一識浮沉藝苑真偽

送王元美序

相舍遂令古之作者謂千載無知己此何異塗之群譬取道一夫則相與拍肩隨之纍纍載路稱培塿則皆橋足不下稱汗邪則皆曳踵不進而雖有步趨終不自施者乎語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世之儒者苟治牘成一說不憚儕俗比之俚言而布在方策者耳復以易曉忘其鄙倍取合流俗相沿竊譽不自知其非及某能為左氏司馬文者則又猥以不便于時制徒敵精神何乃有此不可讀之語且安所用之又二三君子家傳戶誦則一人又何難焉誠使

元美與二三君子者比名譽誠不能以一人一旦遽奪其終身之見而輒勝天下風靡之士文章之道童習白紛乃欲一朝使舍所學而從我日莫途遠且

彼奚肯苦其心志于不可必致者乎夜蟲傳火不疑於日非虛語也先是濮陽李先芳亟為元美道子及元美見子時則稠人廣坐之中而已心知其為子稍益近之即曰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今之作者論不與李獻吉輩者知其無能為已且子結髮而屬辭比事今乃得一當生僕願居前先揭旗鼓必得所欲

送王元美序

二

與左氏司馬千載而比肩生豈有意哉蓋五年於此少年多時時言子元美不問也曰世貞奈何乃從諸賢大夫知李先生乎自是之後少年乃顧愈益知子齊魯之闕其於文學雖天性然秦漢以來素業散失即關洛諸世家亦皆漸由培植埃諸王者故五百年一名世出猶為多也吳越鈔兵火詩書藏于闌闔即後生學士無不操染然竿濫不可區別超乘而上是為難耳故能為獻吉輩者乃能不為獻吉輩者乎

古岩峭雅酷擬太史公所謂視古修辭寧失諸理

公誠自得也

送王元美序

三

送靳子魯出守潁州序

濟南李攀龍

子魯第進士者五年不調居怏怏失志也。傷錫類中
 匱而親不霑主恩自謂於藩王無君子之澤賜生之
 義遠也。三奏勿報焉遂往守潁州云。余惟子魯論天
 下事無不彷彿若即成功也。則安肯不欲施盡之且
 爾不聞其兄言易鄒齊間哉。結髮稱田生有司以與
 計偕上時即首六郡弟子弱冠第進士所守地凡三
 入郡各著異績南陽豫章諸卿大夫若父老各以其
 送靳潁州序

經學治行翕然重之想見風采而顧愈益畏子魯自
 惟難兄夫以經學治行甚盛顯於當世卿大夫若父
 老而子魯未就一業蒞一邑衰然唯知己者之私與
 而未以信眾人汗不阿弟乃敬禮之若是可謂賢矣
 然棲棲五年求一諸郎不獲復俛首就簿書吏。跡人
 以倖所不常得之嫌而自處於叔疑龍斷之謂卒無
 以自明而身止於斥抑卒爲之者何其下也。子魯實
 自負其才故受此而不去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不
 薄於其官。子魯豈不謂吾何使危於所適哉。穎三年